

一度飄泊的羽翼 曾經雪泥鴻爪——

# 尋夢驛站

純美摯切 嬌態可掬

戴玉書

93 Pauline



# 尋夢驛站

小說族叢書  
268

戴玉書著

SITAK

新時代書報集團

精美出版社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尋夢驛站／戴玉書著。——第1版。  
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4〔民83〕  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小說族叢書  
；268）  
ISBN 957-716-122-7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6519

## 尋夢驛站

作 者：戴玉書  
發行人：朱凱蕾  
執行主編：杜秀卿  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  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  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 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  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  
郵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 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年8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  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22-7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  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  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  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繁花落盡 倦鳥歸來

絕決

放棄罄鐸鐘鼓

只因

愛戀如瀑黑髮

飛舞風中的鮮烈



## 《尋夢驛站》序

戴玉書

愛情小說裏的男、女主角，總令人充滿綺麗的幻想。

男主角一定是高大、英俊。

女主角更是要身材高挑、貌美。

然而，在本書中，作者刻意將男主角塑造成體型較嬌小、可愛的形象，及女主角依舊高挑、美麗的強烈對比，來導引故事的發展。

除增加其趣味的效果，更希望能突破慣有的男、女主角之刻板形象。

男主角——衛人杰，成天爲了增高而想得腦部發燒，即使身爲廣告人，也不能改變他成爲不實廣告的受騙者。

有人曾戲言，面對愛情的時候，身高不是距離。

所以，當男主角遇上了高挑的女主角，依然不知不覺的愛上了她。即使是曾誤會彼此是兄妹之後，也不能改變對她的愛。

因此，作者希望在《尋夢驛站》的故事裏，男女主角這樣一對外型不甚搭調的組合，除了讓讀者有不同的感覺，更希望藉以鼓勵在愛情條件有殘缺的男女，能勇敢面對及克服外在的阻礙。

## 第一章

曲海緹站在飯店大門口，望著街上疾速穿梭的車輛，愁容滿面。

「人海茫茫，要我從何找起？」她走出飯店，隨興地散步在紅磚路上。

與其說是隨興，不如說是不熟悉台北的路，只好隨便走走。

當她經過附近社區所附設的迷你型公園，便興致勃勃的走了進去。

公園雖小，卻仍有兒童遊戲的設施。

她見到角落架著一座雙人搖椅，突然憶起兒時與母親一同在公園裏，坐在相同的雙人搖椅上，用力地搖動著身軀的情景。

那時候，自己常沒來由地笑個不停，直到看見別的小孩有爸爸、媽媽陪同玩耍的時候，才會拉著母親問，為什麼爸爸要到很遠的台灣去上班，而不在香港呢？



其實，當時四歲的她，豈會知道兩地相隔的概念，她只是期望自己也能像別的小孩一樣，除了有媽媽，也有爸爸。

直到六歲那年，突然有一個男人來家裏。母親喜悅地告訴她，那男人是她父親。自此以後，她便叫了他二十一年的爸爸。

去年，父親去世了，母親將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告訴了她。

「海緹，他……不是妳的親生父親！」田善妮看著牆上一張男人的黑白遺相說。

「媽，妳……說什麼？」曲海緹驚訝的咧開嘴。

「妳的親生父親在台灣。」田善妮淡淡地說出這句讓曲海緹震驚莫名的話。

就這樣，曲海緹在母親逐漸從喪夫之痛恢復的一年後，便隻身離開香港，來到台灣尋父。

「不能再住飯店了。」曲海緹憂心身上的旅費，幾乎快被這如同吃角子老虎的飯店給吃光了。

她決定租個房子暫時住一陣，以便能安心的找尋未曾謀面的父親。

在公園的外圍，總有佈告欄之類的告示板，她一口氣在記事本裏，記下了五處租屋的地址。但是令她頭疼的是，那些地址全令她陌生得不知從何找起。

突然身邊有一名年約四十來歲的中年男子，邊貼著紅色招租的單子，邊看著她問：

「你要租房子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一個人住？」

「是！」

「太好了，那我就不用再費心招租了！」那男子高興的撕下剛才貼上的招租啓事。  
曲海緹不明白他的舉動，皺了皺眉看著他。

「跟我走吧！就在附近。」他說。

「去哪？」她警覺道。

「你不是要租房子？」

「是啊！」她點頭。

「那就跟我來啊！」中年男子將紅色招租單在她眼前攤開。

於是，她靜默地跟在中年男子的身後，走了約五分鐘的路程，見他停在兩座大樓鼎立的中庭花園鐵門外。

「就是這裏了！」那中年男子指著裏面說。

她露出防備的眼神，看看大樓又看看那中年男子。

「你放心！雖然我這裏是高級住宅，但是我收的房租不會太高的。你還是學生

吧？」中年男子面帶慈祥地望著她。

「我已經畢業了！」她不服氣地回道。

「那是剛畢業囉！才踏入社會沒多久，薪水一定很低，房租我算便宜點給妳。」中年男子大方地說。

「我……」她本想告訴他，自己仍在失業中。

「先上去看看房子再說，別站在這裏曬太陽。」他打斷她的話。

經過中庭花園，見到幾種不知名的花，排列整齊的種在花圃裏，有小巧、可愛的黃花，也有豔麗、大方的紫色花，令人目不暇給。

「那些花真漂亮！」她驚嘆。

「你也喜歡花？」中年男子隨意問著。

「是啊！如果現在我帶著相機出來，一定會將它們拍下來。」她似著迷般的說。

「怪胎！」他搖頭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就是這一棟了！」他伸手按著電鈴，結束這個無聊的話題。

等了許久，對講機既沒有人應聲，電動門也沒有開啓。

鈴——

他一邊按著電鈴，一邊咒罵著，「人杰這傢伙，又跑出去鬼混了！」

鈴——  
他仍不信邪的按著電鈴不放。

砰！電動門終於開了！

「進去吧！」他嘴角微揚，讓她先進。

她提高警覺地走了進去。

兩人搭著電梯直達十二樓。中年男子自顧自地走了出去，她也安靜的跟著。直到他站在一扇歐式古典雕花的鐵門前，按著電鈴。

「這是你家嗎？」她帶著粵語腔調道。

「你是從香港來的，對吧！」他沒有回答她的問題。

「是啊！才剛到台灣一星期而已。」

「才一星期！國語就說得那麼好。」他拉高的語氣，說明了他的訝異。

「我母親是台灣人。」提起母親，她有些黯然。

「原來如此，那你父親是香港人囉！」他理所當然道。

「不是，我父親他……」

雕花大門突然開啓，阻斷了他們的對話。

「又不帶鑰匙，我才剛睡著……」站在雕花大門內的是一個身材中等，臉蛋非常討人喜愛的男孩。

「真難得！我以為你今天又跑出去泡妞了呢！」中年男子推開門走進去。曲海緹仍站在門外呆立著。

「這是誰啊？」男孩瞪著一雙可愛的大眼睛。

「他是我們的菜錢啊！」中年男子回頭向男孩子笑了笑。

「哦！他是來租房子的，」男孩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。「進來吧！」

「什麼……菜錢？」曲海緹滿臉疑惑地問。

「就是你的房租啊！」男孩簡單的回答。

她明白的淺笑著。

「我帶你去看看房間！」中年男子說著，便舉步離開。

她略顯生澀的跟在他身後。

「老爸，晚上吃飯別叫我了！」那男孩將手伸進了恤裏，粗魯的搔著自己的背。

「昨晚又熬夜啦！」中年男子道。

「嗯！趕一份設計圖。」男孩伸伸懶腰，逕自走進房間，沒關門就以極難看的睡姿躺在床上。

「隔壁這一間就是你的房間，跟他的差不多大。」中年男子指著早已呈睡眠狀態的男孩。

曲海緹這時才注意到，整棟房子的裝潢及擺設，非常講究設計、富有濃厚的民族色彩。她盤算著房租應該不便宜，心中已打定主意不承租。

「房間裏的設備很齊全，你只要拎個行李搬進來就行了。」中年男子親切的打開房門解釋著。

的確是與眾不同的房間，彷彿美國西部牛仔時代的裝潢，原木色的寢具加上粗獷的原木桌椅，甚至連擺飾都像極了約翰韋恩的臥房。

「還不錯吧！很適合你。」他笑著說。

她勉強的陪著笑，但心中納悶著，這麼性格的房間，應該是屬於男孩子，為什麼他會覺得很適合她？

「我想……」她欲開口拒絕承租。

「房租方面，我的要求並不高，剛才也說過了，五千塊是最低價了。」這樣的租金，在東區簡直是天方夜譚。

「你是說一星期？」她不明白台北的租賃方式。

「哪有一星期的算法，我是說一個月。」他笑著說。

「一個月？」她轉動著慧點的大眼睛，彷彿在盤算著什麼。

「租不租啊？」

「租啊！這麼便宜當然租。」她高興道。

「那什麼時候搬進來？」

「現在！」

曲海緹興高采烈地回到飯店退租，提著兩箱行李，高高興興地搬進這間便宜又舒適的新居。

「你的東西可真少！」中年男子站在她的房門外說。

「是啊！我只帶了一箱隨身的換洗衣物，另一箱全是書及攝影器材。」她打開行李箱，開始整理。

「這樣簡便的多了，不像有的女孩子，光是衣服就已經好幾箱了。」他笑道。

她深有同感，有些女孩非常重視衣著打扮，而她向來都是一件超大T恤及一條簡單的牛仔褲就可四處遊走。當然，偶爾她也有穿長裙的時候，但仍以T恤及輕便的布鞋做搭配。

「是啊！我本身比較不重視穿著。」她回答。

雖然有室內空調，然而在九月這樣的大熱天，她在整理之際，仍是一身大汗。於

是，就著衣袖拭去額前的汗水。

「休息一下吧！我煮了綠豆湯，喝了會涼快些。」他說。

「謝謝！」她放下手邊的攝影腳架。

當她經過正在睡覺的男孩房間時，不經意的偷瞄了一眼，那睡姿彷彿是跳遠選手比賽時，栽了筋斗般的趴在沙堆上，難看無比。

「他是我兒子，叫衛人杰，他那種難看的睡姿，看慣了也就不足為奇。」他看到她的眼神，會意的解釋。

她覺得這對父子很奇怪，尤其是這個中年男子，常對她說一些令她莫名其妙的話。

「我姓衛，衛寬年，還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他盛了一碗冰涼的綠豆湯給她，自我介紹著。

「曲海緹，彎曲的曲，海洋的海，緹瑩的緹。」她詳細的介紹自己那難懂的名字。

「很特別的名字。」

♪

♪

♪

衛人杰睡醒時，已是半夜兩點多。

「好渴！」他沙啞著聲音喃喃道。



氣。接著走到後陽台，預備拿換洗的衣褲洗澡。

突然，他看見了令他原本半夢半醒狀態的腦細胞一下子全抖擻起來的東西。

女人的胸罩！

女人的蕾絲小內褲！

「怎麼會？」他訝異道。「莫非……老爸和曼香阿姨終於……嘻嘻……」

他帶著詭異的笑容，走到衛寬年的房門口，輕輕敲著厚重的門扉。

「老爸、老爸！」

房間內許久沒有任何動靜。

「老爸，是我，開門吶！」他不死心。

過了一會兒，衛寬年睡眼惺忪的打開門。

「幹什麼三更半夜的叫醒我，肚子餓了，冰箱裏的菜拿出來微波一下就好了。」他打著哈欠說完，正待轉身掩門。

「老爸，你終於讓曼香姨突破你的防線啦！」衛人杰帶著詭譎的笑拍著衛寬年的胸脯道。

「什麼東西啊？」他又打了個哈欠。